



人生感觸處 董心

### 畢業照

他們畢業了，我百般不捨、思緒萬千。雖然我只是他們的「編外導師」，他們也只是不定期地同我見面，但3年下來，一點一滴的相處都成為最寶貴的回憶：Joe 仔彬彬有禮，每個周末圓方的星巴克，是我們碰面的老地方，或是一起探討中國文學的奧秘，或是分享彼此的生活經歷，我們亦師亦友，把對方當成家人；阿香敏感多思，寫得一手漂亮的文章，從中環歷山大廈出發前往山頂的纜車徑、舊山頂道上，我們一邊聊着寫作的樂趣，一邊鳥瞰維港的景觀；小蘭、小進……每一個人都是一個故事，一段記憶，讓我不忍心看着他們各奔西東。小文不在相片上，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缺席了這張畢業照，但去年春天我們一同去北京參加活動，他聲情並茂地唱起《鼓樓》，本來，我選想這畢業的時候，會聽他再唱一遍，作為紀念……

時光如水，學生們在長大，我在一天天老去。時常想把時光留住，無奈光陰總是無情不待人。晚上，我在燈下翻看3年來偶爾留下的合影。那些相片彷彿時間的證據，證實了那一個又一個時刻的存在，我怎麼也看不夠、摸不夠，不止是駐足和停頓，多麼想定格在那一瞬間，讓流逝的時間充盈我全部的想像，讓那美麗的陪伴再重複一遍，再一遍……

其實，畢業照，真的不止是一張大大的合影。在每一個青春年少的心中，每一個被記憶的時刻，每一段被銘刻在生命路上的故事，都是我不斷前行的過程中，我們不斷揮別過去、迎接新時光的明證，也是我們不斷畢業於舊日和昨天的明證。一張又一張畢業照，是豐富的生命，是繽紛的情感，是時光的註腳，更是我們跋涉生活的深情。



心賞常開 潘金英

### 妙學文言 妙不可言

今天和明珠去饒館觀賞7A班戲劇組一休策劃的「賽馬會趣看文言戲劇教育計劃」的文言劇場演出，真是平地一聲雷、打響了頭炮！

30名來自青衣保良局學校的初中學生，跟隨3位老師帶領下，分ABC 3組報到，朝氣勃勃地遊走7篇文言的劇場演出，包括：《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孟母誡子》、《大學（節錄）》、《桃花源記》、《州官放火》、《六尺巷》、《愛蓮說》。同學們遊走劇場上了豐富的一課，創意遊歷妙學文言，妙趣體驗，看來非常享受。

我覺得所選文言文篇章好，既能宣揚中華文化，又展示出好德行，值得青少年內省及自我修為，追求更好的品格。流程設計別出心裁，我最難忘《桃花源記》及《六尺巷》。前者在大舞台上演戲，道具有小船、桃花林、揚起的水波，一眾演員都演技精湛，帶觀眾跟「漁人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驚奇地進入想像境界。漁人受到桃花源各人歡宴款待，臨走前叮囑他「不足為外人道也」；誰料他忘恩負義，嘴裏答應，心裏暗喜，離開時竟沿途



《桃花源記》一幕！作者供圖

「處處誌之」，留下記號以便日後折返，企圖公告天下領大功！人心不足想發達？沒更容易，他心存歪念，故最終即使叫了南陽劉子翼隨他尋，始終未能再尋回那人間天堂桃花林！

我很欣賞《六尺巷》篇的精神，香港人常會為一寸土地爭個死活，何況是3尺地？且看那街上店舖，為多做生意會擺貨在門口，一寸一尺地來擺貨，霸多數尺地，不理阻街或路人難行！住大廈或村居的，就會在自己門口或後梯霸地放雜物鞋櫃。但僱建霸位謀私利，非君子所為，君不見有錢人富貴到住紅山半島，都要僱建游泳池、僱建地下室、僱建天台加多層，為加個溫室，貪得！

《六尺巷》令我浮想聯翩，文中有一個好官張文端，他府第的僕人不滿鄰人說要官府讓他3尺地；即去信主人，不料張文端寄回家書云：「一紙書來只為牆，讓他3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僕人慚愧，鄰人感動，各自退讓3尺地，結果多出6尺，成為造福大眾的六尺巷了，益世行善好品格！多讀文言，修身立品，感謝7A班戲劇組以妙趣形式傳達文字的力量！



琴台客聚 潘國森

### 「金庸學研究」緣起

今年是「二十世紀偉大小說家」金庸(1924年-2018年，本名查良鏞，將鏞字拆開作為筆名)誕生百周年，各種紀念活動將陸續開展。筆者常說，香港文化多姿多彩，最有代表性的文有金庸、武有李小龍(1940年-1973年，本名李振藩，國際影星、武術家)。香港要辦文化產業，這一文一武兩大偉人偉業，應該是優先開發的項目，香港有最豐富的軟硬件資源。

今時我們有了金庸博物館，李小龍館則恐怕遙遙無期。筆者很同意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的意見，現有的金庸博物館規模也太小了，西九文化區實在不應花錢去買那些與香港全無關係的「藝術品」，那什麼「日本壽司吧」完全是個錯誤的投資。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小說家倪匡(1935年-2022年)發表了《我看金庸小說》一書，揭起「金庸學研究」的序幕，但是這個提法立刻就被金庸否決了！現在回想，筆者懷疑是金庸不願意與「紅學」(研究《紅樓夢》的學問)競爭起來。然後就有了「金庸小說研究」的說法。筆者在金庸95歲生辰那一年，敲定了「金庸學研究」一詞，那樣

就不限定研究「金庸小說」本身(這屬於文學的內部研究)，也可以涵蓋研究「金庸」本人的方方面面(這屬於文學的外部研究)。讀金庸小說、研究金庸小說，竟成為筆者人生一個最大的學習項目，筆者主編的《金庸學研究叢書》似乎是出版書種最多的系列，筆者刊行的「金庸學研究」專著在種類上似乎數目最多。不過若論字數，該是陳墨先生的作品排第一。

香港雖然是孕育出金庸小說的老巢，可是早年卻毀譽參半，讀者喜歡，學者卻多有劣評。記得小時候經常接觸到罵武俠小說對年輕讀者有不良影響的言論，香港研究現當代中國文學(包含香港文學)的大學教師，長時期都視金庸小說。金庸小說在「出生地」誕生後數十年未得鄉親父老(尤其是各級老師)普遍禮遇，但在旅美學術界就評價甚高。這在附錄於金庸傑作《天龍八部》兩封陳世驥教授(1912年-1971年，著名旅美學界批評家)的書函，可以窺見當年一些有趣事。有知情者指出，金庸有意請陳公來「助拳」，以抗衡當年流行的一些惡評。

餘生也晚，不妨當一回九流十家中的小說家，「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諸君請看下回分解。



李冬梅

## 最是人間留不住

流光易逝，其實又何止人間留不住，花會落葉，草有榮枯，時光是任誰也留不住的呀。想到這句話，忽然驚覺，青春歲月已從手裏脫離而去，就像一匹快馬，急匆匆地騰起一路煙塵。「少年子弟江湖老」，是一句滄桑的話，輕輕一嘆，鎖住了多少深濃得無法言說的無奈。

年輕時，誰會想到它呢？那是一心向前的年齡，連回頭看看的想法都沒有。人生的盛夏時節，一朵花開在最濃處的妖嬈，即使無心也動人。青澀的小女孩，像掛在枝頭的青杏，有一些酸，有一些澀，最不懂的，就是適度收斂。只是由着性子擰着一股勁向高處去，盼着有一個人可以相遇、相識，進而相知相戀。彼時，略顯唐突的目光，早被那個日日相見不相知的青衫少年吸引去。可是，要怎麼告訴他呢，說是說不出的，萬一被拒絕了怎麼辦？此時面前的路只剩了一條，那就是——提醒。於是，有他在的場合，一改昔日與眾人的親善友好，敵意分明地說話做事，不過是敲山震虎，讓他注意自己罷了。總是轉回頭去就後悔，疑心那人會不會反感，忙忙地又安靜下來。

患得患失，心事像一團亂麻，竟是有心千千結，不知道怎麼解開才行。只好把萬千心事暗暗收藏在千嬌百媚之後，暗香浮動。癡癡地把希望寄託在那個人身上，但願君心似我心，唯願他循着那一脈香奔來。一個少女

粉紅色的夢幻，連夢裏也是「月光與星子，玫瑰花瓣和雨絲，溫柔的誓言美夢和纏綿的詩。」

對面的少年終於沒有把目光鎖定成一汪愛泉，雖然是豆蔻年華青春正好的時節，也難免不小心錯過一片風景。淚在頰上奔流成一片海，但心底是愈來愈證明——要找到懂的人。

及至命定的他走到面前，竟不是遙想了無數次的衣袂翩翩佳公子，連仗劍江湖的豪氣也沒有。可是，看到他，心就無由地放下了，生出穩妥安然。朋友們戲弄他，看着憨紅的臉，竟開始想着地老天荒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居然沒有忐忑沒有羞澀沒有臉紅，只覺得一切皆源於自然。果然是女大不中留，竟是急着與他攜手奔向了兩個人的房間。

等到「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的時節，是早已步入婚姻家庭了。從牽手步上紅地毯的一刻，心中已了然，她那紅杏枝頭春意鬧的日子，已是荼蘼花事。她心安理得小心翼翼地收穫了芬芳的果實。即便還有一抹未墜的殘紅，也被小心地摺疊起來收藏了。只待某個忙碌的間隙，揮一揮滿手肥皂沫，出會兒神吧。或者在她午夜夢回時，閉目靜靜地回想一下。睜開眼，照舊是柴米油鹽，照舊是相夫教子，這才是她的現世安穩。她心底清清楚楚知道，連那點殘紅也被時光的流水愈沖愈淡，會慢慢無痕

的。而她，恰如一道活潑清冷的小溪，已經從跳蕩的山石間，流入水道漸寬漸平坦的大河。年輕時候的活潑、浮泛，幾塊小石子都掩不住的淺，去得遠了。

她清楚地知道，身邊的男人，對她有多少依戀。恰如她的心海上停泊的一條船，雖然談不上豪華富麗，卻能彼此相守相偎。陽光遍灑心間，滿眼溫柔。當然也難免風雨來時，船和浪都會澎湃起伏，互相撞擊。不過，任何風雨都會過去的，之後，又是麗日晴空，又是好花好天。船在波的心裏，波是船的依傍，是暖，是家，是波瀾不驚的日子。女子走到這一步，悄悄學會了感恩。

只是時光的步子不肯停，緊一步慢一步地在身後趕了過來，春呀夏呀眼看着去得遠了。怎麼那青蔥鬱鬱一捏就冒水的年華忽然失了光澤呢？轉念想想也就釋然，有失去，有獲得，命運還是待我們不薄——天涼了，有個人提醒着珍重加衣；偶感風寒，有一雙關切的目光繫在身上；燈泡壞了，一雙大手不聲不響就換上了；電腦出了小故障，也不必心急火燎。皆因為他，快樂時願意與你分享，苦痛時甘心為你承擔！

人呀，女人呀，不要太貪心，走到秋就惜秋，走到冬就賞雪！只要懂得感恩，人生本來步步好光景。既然留不住時光，那就把空的散漫的歲月過瓷實，讓它貼心貼肝，慰藉一生！



翠袖乾坤 余似心

### 文化差異的包容

妹夫是德國人，在妹妹遠嫁的日子，父母前往出席婚禮。德國親家奶奶見面時禮貌上給家母送上鮮花，可是家母頓時臉色大變，因為收到的是一束黃菊花，她認為對中國人來說，菊花只是送到墳頭的，這是對她的不敬，為此而一直耿耿於懷。我勸說既然接受到外國女婿，便要包容不同文化的差異和放下忌諱，明白他們不明白中國人的傳統。

小兒的女友是法國女孩，在香港生活，盡量學習我們的禮節。在年初一，穿着祖母送給她的紅色絲綢長裙，帶來年糕和捧來一大盆雪白的蘭花，實在欣賞她的認真和尊敬，哪管花是什麼顏色，只知道代表着她滿滿的熱誠。我們在讚賞她的紅裙時，發覺這是一條開高又至腰的設計，估計是越南的裙子，而非她法國祖母一直以為的西式長裙，大家為此開懷大笑！文化差異就是這麼艱深的一門學

問，即如我們中國人難以分辨歐洲多國的不同風俗和習慣。

有一印度少女嫁來了中國，5年後回國探望父母，其樂融融。但一次少女在母親面前拿出了一對筷子時，令其母吃驚而傷心，認為女兒離經叛道。因為在印度，大家習慣用右手抓食，而左手通常只用於上廁所。而女兒在中國生活久了，已習慣養成左右手一同使用，母親接受不了，衝口說出一句：「你不是我女兒！」做母親的過了好一段時間才過得了這心理關口。

生活習慣的確是一個衝擊，我一位英國女友到中國，讚賞到處高樓大廈先進設備，但奇怪人買東西都不用付錢，只須以手機掃描一下，她在超市也跟著做，就給人逮着要她付費。她滿心不快，認為是歧視外國人的行為，其後問導遊才知中國人習慣電子支付！



印度有着深厚的文化傳統，外人難以全了解。作者供圖



網人網事 狸美美

### Sora和文科生

今天這個話題，小狸其實想寫一個月了。2月15日，曾在一年前震驚了全球的ChatGPT母公司OpenAI再次放出一枚深水炸彈——文本生成視頻模型Sora橫空出世。這個Sora，外行人雖一時間看不出名堂，但業內人士卻個個都被「震到碎裂」，用他們的話解釋——「現實，不存在了」。

Sora，文本生成視頻模型，簡單說就是可以通過文字描述來讓AI生成視頻。在此之前，AI攻克了只有文本和圖片。在視頻領域，只能做到單鏡頭單生成、缺乏連貫性且只有4秒的不成形視頻。而Sora的出現，就如同AlphaGo於圍棋，讓人類圍圖領域最後的堡壘也被攻破——Sora能做到「60秒超長長度」、「單視頻多角度鏡頭」以及「世界模型」。

在OpenAI同時釋放出的一段長達1分鐘的視頻裏，一個時髦女郎悠然行走在雨後夜晚的東京街頭，視頻一鏡到底，大中景無縫切換，從主角到背景所有人物穩定，事物關係邏輯合理，明顯可以看到Sora已經掌握了物理規律，可以模擬這個世界了，這也就意味着——它懂了這個世界。

而一個懂了這個世界的AI，意味着你丟給它一部小說，它就馬上可以生成一部電影。在ChatGPT讓一眾搬磚人包括碼農職業焦慮之後，Sora再次衝擊了視頻、虛擬拍攝、特效、廣告以及包括荷里活在內的影視行業。

在了解Sora的過程中，小狸有一個愈來愈強烈的感受：文科生的春天可能要來了。未來，得AI者得天下，而誰能得

AI?並不是那些碼農、技術員甚至純理工科的科學家，而很可能是「文科生」和文理「通才」，尤其是愛好那些「沒用的」人文學科的，比如文史哲藝等。因為這個「得」，不是控制——以AI發展的速度，人類分鐘將控制不了它——未來這個「得」，將是與AI溝通、合作以及影響AI的能力。

舉個眼前的例子，上文提到的Sora生成的東京短片，感興趣的人可以去看看它的文字指令，準確、豐富、有意境。也就是說，和AI合作時，文字功底愈強愈吃香。你使用的詞彙愈精細，AI生成的東西就會愈準確；你文字創造的意境愈強烈，AI就會有愈大的發揮空間，從而給你愈大的驚喜。同理，當你只會用「整」代替一切動詞、用「好、不好」代替一切情緒和態度時，你覺得AI會還給你什麼？未來人人都能用Sora，而作品的優劣正是取決於指令能力和人文素養。從這個角度說，未來奧斯卡獎和諾貝爾文學獎有機會合二為一。

然而諷刺的是，近年來社會的主流思想愈來愈偏向「文科無用論」，尤其是內卷之下，「實用」就是鐵律，孩子所有的愛好、理想和理想在功利面前都不值一提。就在Sora亮相前僅僅兩個月，內地網紅「志願報名老師」正因為輕薄侮辱文科而再次衝上熱搜。一個月前，Sora的熱度並沒有打過減重100斤的女明星。

但無論如何，小狸都想說，未來，在強AI時代，讓人類能有別於AI的正是人文精神，讓人類能和AI對話、碰撞甚至抗衡的也將是人文精神。AI能取代一切有技藝的人，卻取代不了有愛、同理心、好奇心和批判性思維的人。



信而有征 劉征

### 拉康不是巫師

今天看盧梭的《懺悔錄》，有一個部分講他年少的貧困時光。他說：「我因為不確定未來而產生了巨大的危機。」在此之前，他剛剛因為不適應修道院生活被趕了出來。一開始他很興奮，覺得自己重新獲得了自由。不過很快，他就意識到自己在修道院攆下來的錢正被迅速地減少，一種對於未來的擔憂感瞬間抓住了他。

看到這一段，我就慨嘆無論任何國家，無論任何時代，在某些事情和情感上，人的變化並不大。具體到這件事，和我們現在的離職心理很像。這或許可以說明我們人類對於自由的期盼向來都在遭遇現實，並最終似乎都屈服於現實。這倒讓我想起精神分析大師拉康。他和盧梭不相同，他是一個物質光明主義者。每逢有病人去向他問詢，他總是試圖激發病人的現實意識，認為這是治療病人最好的方法。在拉康的認知裏，精神病人並非頭腦錯亂。相反，他認為這些病人之所以變得分不清現實和幻想之間的差別，正是他的主體意識

太強造成的。他會把一切的想像與他所經歷的一切，以及境遇結合起來，使之融會貫通於自己的性情，並最終服務於自己的慾望。乃至於他根本沒有看到，在他所取用的部分當中哪一些才是真實的存在。

存不存在、如何存在本身確實是一個問題。海德格爾和薩特都曾就此話題展開過卓有成效的討論。而這裏面的一個關鍵點就在於，感知到一個世界的存在和從這個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物當中篩選出確實存在的東西，且還要證明這些存在之物是唯一真實的存在這本身很難。在人可把控的意識領域之外，還有潛意識、無意識和未知現實本身，它們或許完全不為人知，或許只分別被不同的人感覺到。所以怎麼可以理直氣壯地說精神病人患病了呢？你怎麼知道他們所感知的東西不存在？

拉康在得出這個結論之後就不再談治療病人，他只要是讓病人從一種已知、未知和想像組成的意向世界回到簡單的、可見的、大多數人都感知得到的外在世界。而他的治癒率倒也不比其他精神分析專家的治癒率更低。可見用這樣的觀念去治療

精神疾病也不失為一種可取的方法。這讓我想起了最近看過的一部電影《周處除三害》，裏面有一段情節發生在一座世外桃源般的修靈場所，那裏無論聖師和信徒都穿着白色的亞麻衣服，一派恬淡氣象。但最後這裏卻被發現是假的。這位聖師利用了人無法掌控自己命運時引發的恐懼，用騙術誑稱為神跡，來斂取財物。這部電影當中的情況並非杜撰，在世界各地都曾有過各種以修靈名義組織起來的邪教，包括人民聖殿教、天堂之門等，當信眾被解救出來之後，人們發現他們在那個組織當中遭受了各種非人的控制。

拉康不是依靠幻術或使病患成為一個恐怖的謎團來製造威脅感，他也並不以此方式斂財，他的治療之所以是現代意義上的醫學，是秉持了嚴格的對於可見的物質世界的關注。僅就這一點來說，心理學或者精神分析就是科學的。而他們常常因為治療的是精神疾病不是肉體的問題就被認為是一種玄學。拉康的理論和主張，以及他的做法，在觀念上解決了這一點，讓自己成了一位醫生，而不是一個巫師。